紅樓札記

「似喜似悲」看寶玉

洪宏亮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賈政扶賈母靈柩到金陵安葬之後，歸途中在泊船上寫家書，正寫到寶玉的事，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裏，寶玉光頭赤脚，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只不言語，似喜似悲」。

這是寶玉在人世最後一次的露面，他的臨去一拜，一方面拜謝了賈政多年的教養之恩，一方面也拜別了塵世所有的羈情。今後他要消聲斂跡，歸到那渺渺茫茫的大荒山去了。他的不言不語是不難理解的，他的思想不是他父親的思想，他的語言不是他父親的語言，叫他如何言語呢？他要去了，一去不再回來，然而他爲這去，何以「似喜似悲」呢？他喜的是什麼？悲的又是什麼？

寶玉在紅樓夢的開篇神話中，原是青埂峯下一塊混沌的頑石，補天不成，見棄不用，他的不幸遭遇，正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悲哀，而在落寞失意之餘，偶然愛上了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那棵嬌娜可愛的絳珠仙草，日夜以甘露灌溉，藉此彌補受創後的空虛心靈。由於此一因緣，「勾出了多少風流冤家都要下凡，造歷幻緣。」這是紅樓夢的神話結構。在這神話結構中，仙境與塵寰，神話與人生，緊密地連繫在一起，於是在太虛幻境中，他是一塊不得入選，自怨自愧，日夜悲哀的石頭；在大觀園中，他則有着超越常人的靈敏與高度的情感，和徒然具有眞情、憐憫與正義，却沒有一點可以在現實世界中開創新局面的力量，只時時在女子重圍和熱鬧環境中體驗着靈魂的流浪之苦。所以繁華場

中歷刼一遭，得到的不過是枉入紅塵的悲哀與幻滅而已。換言之，憂患勞苦，不論天上人間都是一樣的。這眞是令人無所適從，感到無窮的悲悽與空虛。

這種現實人生與太虛幻境的交錯光影，使得紅樓夢一書展現的情境顯得既眞實又幻麗。它的眞實在於作者通過寶玉這個人物表示對於有情世界的不盡思念，它的幻麗則源於人類自古以來對生命的來歷和歸宿問題之猜測與憧憬。這現實人生是無比的眞實，有悲苦有歡樂，有理想有挫敗，數十寒暑的經歷，任誰都會有銘心刻骨之思。而同時在體驗人生的苦樂之餘，人類對於生命的本質問題是很敏感地觸及到的。寶玉原是一個感覺敏銳而具有「哲學頭腦」的人，對於人自何處來，人往何處去有着一番思索，他堅信人是「來自有處，去自有方」的，於是這個大荒山上鮮瑩明潔的玉石幻化成的人，很自然地萌生了清靜空靈，返璞歸眞的理想。然而這理想的追尋，其方向初始原非明確的。我們不要忘記，紅樓夢作者對於賈寶玉這一干歷刼紅塵的人，在賦予神話意味的出塵資質之外，也賜給他們可與現實人生相吻合的人間情味，否則便無從表現作者所欲展示的種種人生樣態。因此賈寶玉在世俗生活這方面，跟每一個讀者一樣，經過了家庭卵翼之下的幼年無知之後，隨着心智的發展，逐漸步入青年時期，而產生了意欲獨立自主的願望。按照現代心理學家愛理生（Erik H. Erikson）的說法，每個人在青年時期都有一段尋求自我的過程，這個過程名之曰：「認同」。「認同」的方式有二：一、可由自身出發，從自己的眼中來下定義——我是誰？我要做什麼？我要在社會中扮演一個什麼角色？二、也可以從別人的眼中來觀看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師長、朋友以及周遭其他的人，制定了種種辦法和價值觀念來幫助他「認同」。而寶玉毅然選擇了第一種方式，把後者毫不考慮地加以鄙棄。從這個選擇的意志上言，寶玉是勝利了，而從他無力改變世俗的價值觀念，不得不脫逃於人世上言，他却失敗了。

於是勝利與失敗的自我追尋歷程中，憂難艱苦紛至沓來。其一是名與利此種世俗觀念加諸他身上的枷鎖，但對寶玉來說，這倒是比較易於掙脫的，而情與慾這兩種產生於自身的東西才是最需付出痛苦代價始能度過的難關。他的最大勝利，便是情慾的超脫，而這超脫是掙扎與痛苦換來的。

情與慾皆生於色。寶玉對女色是特別敏感的，女性在他眼裏成了現實世界中美的具體表現。女性美對他是無比的誘惑，這種誘惑曾使他難以避免地淪入性墮落之中。和秦可卿、花襲人兩人的風流事件，使賈寶玉從童貞世界墮落到經驗世界。自然這不過是人生的試煉之一，然而確是一個危機。此一危機倘若不是由於林黛玉這個仙女臨凡一般，性靈超俗的女子的高貴情操加以化解，則寶玉很可能淪落爲一個世俗的色情狂。林黛玉在天上是絳珠仙子，在人間是性靈和愛情的代表。她的生命，雖然有還淚完叚的意義，但她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她的個性和愛情，都是完整而自然的。寶玉和她那種「似曾相識」的宿命的愛情，固然是使兩人難分難捨的重要因素，但在現實世界裏，她的錦衣玉食之下冰天雪地的精神生活，她的內向的孤女的矜貴品質，她的飽嚐冷暖風霜之後依然保有的美麗，在在都使這個置身羣芳之中的貴公子產生深切的愛與憐憫。黛玉純潔的靈魂，無論今世抑是靈河岸上，都深深吸引着寶玉。只是她愛得太過了，因此受苦最多。同時相對地也給予愛她的人莫大的痛苦。她生時多疑不肯信任的個性，除了自苦之外，也令對方一再痛心地無由表白；而死後更使寶玉失神喪志，瘋瘋傻傻。所幸寶玉後來能够設想她的棄世是歸返太虛幻境，死對她不是一種終結，而是轉換境界。對於這種將愛情對象之死，歸於永恒仙境的美麗幻想，原不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我們都不願所愛的人死後形銷魂散，一無所有。義大利詩人但丁對於妙齡去世的貝德麗采，除了在「新生」中祈求她歸返天國之外，索性在「神曲」裏使她以天上聖女的形象出現。這正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因此寶玉對於他在塵世所鍾愛的兩個女子，晴雯與黛玉之死，都眞誠相信她們是天仙降凡而又返於天上；而天上的太虛幻境是一個可以悠遊自在，沒有一切人爲桎梏的永恒境界，所以感情上他也盼望有朝一日能投奔那渺渺茫茫的大荒山。

對於寶玉出家的原因，這當然是一個不甚完整的說明，最確切的解釋應是寶玉對整個人生理想幻滅的感悟。黛玉之死，顯示她對現世人生的執着；寶玉的出家，則緣於他對現世人生的厭倦。人生最難逃脫的是感情一關，如今他所愛之人已死，他尚有何留戀？加上大觀園的花落人亡，榮寧二府的衰微腐化，一一展示眼前，終於使他達到徹悟。因此在略盡人世的責

任，娶妻生子，博取一點小小的功名之後，他就毫無牽掛地去追求返璞歸眞的理想了。寶玉是個善於自省的典型人物，他的出家是一步步覺悟的歷程，他在達到高度的自我了解，對於周遭的環境有所認識之後，把自身由其中分化出來。因此本質上這是一種理智的追求；那股尋找眞實自我的力量催促着他走出花園凋零的家庭，奔向那個他心愛的美幻世界。

然則寶玉那臨去一拜，似喜似悲的神情之間，隱藏了多少豐富深刻的含意啊！這是告別塵世的一刻，回首是過去，瞻望是前程，顧念與憧憬都在眼前。他爲這離別，又喜又悲。他喜什麼呢？喜他找到了清靜空靈的根源？喜他此後得以浪跡鴻濛的清幽，飄然於形物之上？抑或喜他在太虛仙境的靈河岸上，在宇宙的永恒時光之中伴着那棵絳珠仙草？——那才是絕對的眞實；人間得不到，天上還有永恒的眞情。他悲什麼呢？悲時光的虛度？悲世界的不悟？抑是悲理想的失敗，現實的勝利？那有情有意的世界，對他這紅塵中走一遭的人來說，是如此的眞切，如此的淒清，在這永訣塵世的情天慾海，即將形質歸一的一刻，他怎能不喜!?怎能不悲!?

消息

沈臨彬、林煥彰、孫密德、碧果、管管、德亮、藍影等最近組成「詩人畫會」，他們共同認爲寫詩又畫畫，也許要比單獨創作來得過癮些。今年四月初，他們準備在臺北市漢中街幼獅畫廊舉行第一次畫，同時由香草山出版社精印出版詩畫作品選集「青髮或者花臉」，敬請本刊作者、讀者留意他們的畫展，不要錯過。